

紅樓夢

三十四回  
卅六回

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7





文庫 11

D 246

7

紅樓夢卷二十六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復，仍回大觀園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著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裏。那小紅同衆丫鬟也在這裏守著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混熟了。小紅見賈芸手裡拿著手帕子，倒像是自己從前掉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著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放下又

010190560592



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魂不定之際忽聽窗外問道姐姐在屋裡沒有小紅聞聽在牕眼內望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丫頭名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裡呢你進來罷佳蕙聽了跑進來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在院子裡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葉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給林姑娘送錢來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來小紅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陣子心裡到底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

日講一個大夫來瞧瞧吃兩劑藥就好了小紅道說那裡的話好好的家去做什麼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小紅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終久怎麼樣小紅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到干淨佳蕙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些話小紅道你那裡知道我心中的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你這個地方本也難站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伏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香了愿教把跟著的人都按著等兒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



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裡頭我心裡就不服  
囊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句良心話誰  
還能比他呢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  
拼不得只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幾個都算在上等裡去  
仗著老子娘的臉面衆人倒捧著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  
小紅道也不犯著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  
不散的筵席誰守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  
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  
腸由不得眼圈兒紅了又不好意思無端的哭只得勉強  
笑道你這話說的是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

子怎麼樣做衣裳倒像有幾百年的熬煎小紅聽了冷笑  
兩聲方要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走進來手裡  
拿着些花樣子并兩張紙說道這兩個花樣子叫你描出  
來呢說着向小紅擲下回轉身就跑了小紅向外問道倒  
底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冷  
了不成那小丫頭在廳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抬  
起腳來咕咚咕咚又跑了小紅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  
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  
枝新筆放在那裡了怎麼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出神想  
了一回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便向佳蕙



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着我替他拿箱子，你自取去罷。」小紅道：「他等着你，你還坐着閑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着自己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寶釵院內來，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嬷嬷從那邊來，小紅立住笑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裡去了？怎麼打這裡來？」李嬷嬷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好好的，又看上了那個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這會子逼着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裡聽見，可又是不好。」小紅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信着他去叫麼？」李嬷嬷道：「可怎麼樣呢？」小紅笑道：「那一個要是知好歹，就

回不進來，纔是李嬷嬷道：「他又不傻，爲什麼不進來？」小紅道：「既是進來，你老人家該引同他一齊兒來，回來叫他一個人亂碰，可是不好麼？」李嬷嬷道：「我有那麼大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說着，拄着拐，一逕去了。小紅聽說，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不多時，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見小紅站在那裡，便問道：「紅姐姐，你在這裡作什麼呢？」小紅擡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小紅道：「那裡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著一逕跑了。」這裡小紅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墜兒引著賈芸來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



小紅一溜那小紅只粧着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  
芸四目恰好相對小紅不覺把臉一紅一扭身往蘅蕪院  
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賈芸隨着墜兒逶迤來至怡紅院中。  
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  
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  
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著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  
面小小五間抱厦一色雕鏤新鮮花樣榻扇上面懸著一  
個匾四個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  
院原來匾上是這四個字正想着只聽裡面隔著紗牕子  
笑說道快進來罷我怎麼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聽見

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  
文章爛熳却看不見寶玉在那裡一回頭只見左邊立着  
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對兒十五六歲的丫  
頭來說請二爺裡頭屋裡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  
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厨只見小小一張填漆床上懸着  
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寶玉穿着家常衣服趿着鞋倚在床  
上拿着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帶笑立起身來。賈  
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  
寶玉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裡來誰知  
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福



偏偏又遇着叔叔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大好了我倒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着只見有個丫鬟端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口裡和寶玉說話眼睛却瞅着了鬢細挑身子容長臉兒穿着銀紅袄兒青緞子背心白綾細摺兒裙子那賈芸只從寶玉病了他在裡頭混了兩天都把有名人口記了一半他看見這了鬢知道是襲人他在寶玉房中比別人不同如今端了茶來寶玉又在傍邊坐着便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麼替我倒起茶來我來到叔叔這裡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倒罷了寶玉道你只

管坐着罷了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叔叔房裡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口裡只得順着他說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閑了只管來仍命小了頭子墜兒送出去了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脚步慢慢的停着些走口裡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母在那行上在寶叔房內幾年



紅樓夢  
了一個多月多少錢，共總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椿椿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纔那個與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就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手帕子，我到揀了一塊。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帕子的？」我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著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知是這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

聽見小紅問墜兒，知是他的，心內不勝喜幸。又見墜兒這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我的。墜兒滿口裡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來。找小紅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打發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你悶的狠，出去逛逛不好？」寶玉見說，携着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寶玉道：「可往那裡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麼



葳蕤越發心裡膩煩了。寶玉無精打彩，只得依他，躲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外，順看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來。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見追了下來，一見寶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做什麼？」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閒着做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把牙磕了，那時候纔不演呢。」說着順着腳一逕來至一個院門前，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却是瀟湘館。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廳

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牕中暗暗透出。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窗上，往裡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長嘆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在床上伸懶腰。寶玉在牕外笑道：「爲什麼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裡，粧睡着了。寶玉纔走上來，要扳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却跟了進來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來再請罷。」剛說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來，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說着便叫紫鵲」



說姑娘醒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什麼寶玉見他星眼微飭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說什麼黛玉道我沒說什麼寶玉笑道你給個櫃子吃呢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鵲進來寶玉笑道紫鵲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吃紫鵲道那裡有好的呢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盥水去罷紫鵲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來再盥水去說着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了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盪被鋪床林黛玉登時摺下

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帳書也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一面哭一面下床來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趕上來說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別告訴去我再敢說這樣話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焦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來穿衣服出園來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着寶玉問道你可知道叫我為什麼焙茗道爺快出來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道了



說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裡還自狐疑只聽牆角邊一陣呵呵大笑回頭見薛蟠拍着手跳了出來笑道要不說姨父叫你你那裡肯出來的這麼快焙茗也笑着跪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是薛蟠哄他出來薛蟠連忙打恭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難爲了小子都是我央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問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媽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爲求你快些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要哄我也說我父親就完了寶玉道噯喲越發的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禽的還跪著做什麼焙茗連忙

叩頭起來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裡尋了來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西瓜這麼長這麼大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燻的暹羅豬魚你說這四樣禮物可難得不難得那魚豬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來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趕着給你們老太太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來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裡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



聘仁等并唱曲兒的都在這裡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吃了茶薛蟠卽命人擺酒來說猶未了衆小廝七手八腳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坐寶玉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來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你明兒來拜壽打算送什麼新鮮禮物寶玉道我沒有什麼送的若論銀錢穿吃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寫一張字或畫一張畫這算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纔想起來了昨兒我看人家一本春宮兒畫的着實好上面還有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原來是什麼庚黃的眞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道古

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裡有個庚黃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裡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眞了是庚黃麼薛蟠道怎麼看不眞寶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可是這兩個字罷其實與庚黃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是糖銀是菓銀的正說著小廝來回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罷寶



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父倒也托庇康健近來家母偶著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來掛了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記了再不嘔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鉄網山教兎鵲梢了一翅膀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來了寶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沒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鬧瘋了僧們幾個人吃

酒聽唱的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薛蟠眾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說馮紫英聽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幾杯纔是只是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眾人那裡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飲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眾人聽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底把這個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爲這個



還要特治一個東兒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二則還有奉懇之處，說著撒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刺刺的，丟不下，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豫。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眾人回來依舊又飲了一回方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着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寶玉醉醺醺回來，因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看你且高樂去也。到底打發個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說着，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

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哥哥叫特特的請我吃，我不吃，我叫他留着送與別人罷。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個。說着，鬢倒了茶來吃茶。說罷，話兒不在話下，却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了，心裡要找他問問是怎麼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了寶玉的園內去了，自己也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盡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個個文彩煥灼，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門已關了。黛玉即便叩門，誰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



紅樓夢  
第廿六回  
呲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着，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了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內的了頭沒聽見是他的聲音，只當別的了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門麼？」晴雯偏生還沒聽見，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概不許放人進來。」呢。林黛玉聽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逗起氣來，自己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

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栖，如今認真愜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了。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裡面一陣笑語之聲，細聽一聽，竟是寶玉寶釵二人。林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墻角，邊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代姿容，具稀世俊美，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宿鳥



棲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正是花魂  
點點無情緒鳥夢痴痴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稀獨抱幽芳出繡闈

嗚咽一聲猶未了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嚙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  
一個出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評曰

小紅說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又說不過三  
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雖非實在看透却是後來  
識語

佳蕙說寶玉說怎麼收拾房屋怎麼做衣裳小紅冷  
笑正要說話却被小丫頭打斷妙極若再議論短長  
不但與上文重複筆亦不靈活

小紅同李嫵說話一是無心一是有意妙極

西廂元微之同雙文原是中表姊妹不終所願與寶  
黛相似引用曲文亦非無意

寫薛蟠識別字活畫一個猷霸王

馮紫英來而卽去正是爲蔣伶伏線

黛玉聽見晴雯不肯開門已是氣怔又聽見寶釵在  
裡面說笑其妬其惱真有不可言語形容者付之一



哭安得不鳥飛花落晴雲遺忌已于不肯開門時肇  
端

紅樓夢卷二十六終

紅樓夢卷二十七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  
寶玉襲人一羣人走了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  
着衆人問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  
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尙望着門洒了幾點淚自覺  
無味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鵲雪雁素日知  
道林黛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且好端  
端的不知爲了什麼常常的便自淚不乾的先時還有人



解勸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委屈用話來寬慰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了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林黛玉倚着床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尙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饒花神這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饒行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小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

纓成干旌旌幢的都用絲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裡綉帶飄飄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慚一時也道不盡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大姐兒香菱與衆丫鬟們都在園內頑耍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了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着等我去開了他來說着便丟了衆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問了好說了一回閒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裏呢你們找他們去我找林姑娘去就來說着逶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抬



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林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不忌，喜怒無常。況且黛玉素昔猜忌，好弄小性兒的。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倒是回來的妙想。畢抽身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將欲過河去了。倒引的寶釵躡手躡腳的，一直跟到池邊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寶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聽那

亭裡邊噦噦喳喳，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欄蓋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鏤，漏子糊着紙。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煞住腳，往裡細聽。只聽說道：「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人說話，可不是我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道：「你拿什麼謝我呢？難道白我了來不成？」又答道：「我已經許了謝你，自然不是哄你的。」又聽說道：「我找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那辣的人，你就不謝他麼？」那一個又說道：「你別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麼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況且他



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聽說道：「也罷，拿我這個給他，算謝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一個誓。」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人，嘴上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噯呀，偈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悄悄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桶子都推開了，便是人見偈們在這裡，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若是到跟前，偈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了，見我在這裡，他們豈不臊了？況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裡紅兒的言語。他素日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

怪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趕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壳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著叫道：「聾兒，我看你往那裡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亭內的小紅墜兒剛一推牕，只聽寶釵如此說着，往前趕，兩個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裡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河那邊看著林姑娘在這裡蹲著弄水兒呢。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裡頭了。」一面



紅樓夢  
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等，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又鑽在山子洞裡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誰知小紅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為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小紅又道：「這可是怎樣呢？」墜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小紅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倒罷了。林姑娘嘴裡又愛尅薄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侍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

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小紅，連忙棄了眾人，跑至鳳姐前，推着笑問：「奶奶使喚做什麼事？」鳳姐打諒了一回，見他生的干淨俏麗，說話知趣，因笑道：「說我的了頭，今兒沒跟進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小紅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悞了奶奶的事，任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姑娘房裡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小紅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笑道：「噯，你原來是寶玉房裡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



綉樓夢  
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裡桌子上汝窑盤子架兒底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綉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秤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床頭上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小紅聽說徹身去了不多時回來了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裡出來站着繫裙子便趕來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裡去了司棋道沒理論小紅聽了回身又往四下裡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小紅上來陪笑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剛纔那裡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裡找去小紅聽了再往稻香村來頂頭只見晴雯綺霞碧痕

秋紋麝月侍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小紅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裡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爐子也不弄就在外頭逛小紅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回罷我喂雀兒的時候姐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小紅道今日不該我的班兒有茶沒茶休問我綺霞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逛罷小紅道你們再問問我逛了沒逛二奶奶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的說着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裡了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



了不曾就把他與頭的這個樣這一遭兒半遭兒的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得一面說着去了這裏小紅聽說不便分証只得忍着氣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裡和李氏說話兒呢小紅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纔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秤了給他拿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來回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平姐姐就把那話接着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小紅

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裡奶奶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裡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氏道曖啲啲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著又向小紅笑道好孩子難為你說的齊全不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



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丫頭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嚼字拿著腔兒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們那裡知道先是我們平兒也是這麼着我就問着他難道必定粧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說了幾遭纔好些了李宮裁笑道都像你潑辣貨纔好鳳姐道這一個丫頭就好方纔兩遭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角就狠剪斷說着又向小紅笑道明兒你伏侍我去罷我認你做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小紅聽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做你的媽了你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比你

天的趕着我叫媽我還不理他呢今兒抬舉了你了小紅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兒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做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的他他是林之孝的女兒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說道哦原來是他的丫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個天聾一個地啞那裡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了頭來你十幾歲了小紅道十七歲了又問名字小紅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只叫小紅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的



狠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嫂子不知道，我知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了頭，我使他一般的答應著他，饒不挑倒把他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紈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麼怨的他媽？鳳姐說道：『你這麼著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了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小紅笑道：「願意不願意，我們也不敢說，只得跟着奶奶，我們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兒，也得見識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了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小紅回

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次日起來遲了，聞得眾姊妹都在園中做餞花會，恐人笑他痴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便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可告了我了，不曾我懸了一夜心。」黛玉便回頭叫紫鵲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屏，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了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晌午的事，那知晚間的這件公案，還打恭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竟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樣光景來，不像是爲昨兒



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得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有冲撞了他的去處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來、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見黛玉來了、三個一同站着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寶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寶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寶哥哥、你往這裡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可會叫你、寶玉笑道、沒有、叫探春道、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沒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

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逛去、城裡城外大廟大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器、沒處搭的古董、再就是綉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這些、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真竹子根挖的香盒兒、膠泥梁的風爐兒、這就好了、我喜歡的什麼似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似的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幾百錢出來、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這些東西、你



多多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你穿比你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道你提起來我想起故事來了一回穿着可巧遇見了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這時那裡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聽見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的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鞋踢拉襪踢拉的沒人看得見且做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沉下臉來道你說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衣

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了頭老婆子屋子怎麼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鬧着沒事作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瞎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裡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兄弟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他忒昏聩得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耍的東西



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麼難處我也不理他誰知後來了頭們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來說我攢的錢爲什麼給你使到不給環兒使了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見得是哥哥妹妹了丟下別人且說體已去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人方笑着來了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思索性遲兩天等他的氣息一息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歎道這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

了待我送了去明兒再問着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來等他二人去遠把那花兜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墓桃花的去處來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面數落着哭的好不傷心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裡的了頭受了委曲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飛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游絲軟繫飄春榭

落絮輕沾撲綉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滿懷無釋處



手把花鋤出綉簾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已壘成 樑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却道空巢亦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堦前悶殺葬花人

獨把花鋤泪暗洒 洒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門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牕被未温

怪奴底事倍傷神 半為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不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愿奴脇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 何處有香丘

未若錦囊收艷骨 一杯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強於污淖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痴倒，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評曰

寶釵見寶玉進瀟湘館，卽抽身走回聽小紅同墜兒

私語，便假裝尋人，善于避嫌，是寶釵一生得力處。

小紅傳平兒說話，瑣碎而明白，活寫出伶俐小丫頭

口吻。

探春做鞋一段話，是子閒中描補趙姨之妬鄙，黛玉

哭花塚末句云：「花落人亡兩不知，直射將來死時光。」

埋花與寶玉同埋，哭塚亦只寶玉聽聞，兩相照應，文情兼美。

黛玉哭花詞極歎紅顏薄命，是黛玉一生因果，與紅樓夢曲遙遙關照。

寶玉聞哭慟倒，亦是預伏後來得知黛玉凶信時情狀。

第二十七回寫小紅與賈芸情事，是賓寫寶玉黛玉兩人心事，是主。



紅樓夢卷二十七終

紅樓夢卷二十八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上  
 次日又可巧遇見饞花之期，正在一腔無明，未曾發洩，又勾  
 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已，哭了  
 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  
 歎，次又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  
 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上，懷裡兜的落花撒了  
 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



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甯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于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如何解釋這段悲傷，正是

花影不離身左右

鳥聲只在耳東西

那林黛玉正自傷感，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都笑我有痴病，難道還有一個痴子不成？擡頭一看，見是寶玉，黛玉便道：「啐！我當是誰，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的。」

剛說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長嘆一聲，自己抽身便走了。這裡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着，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撩開手，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便道：「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嘆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道：「噯，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着頑笑，憑我心愛的。」



金瓶梅  
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聽見姑娘也愛吃連忙收拾的  
干干淨淨收着等了姑娘到來一桌子吃飯一床兒上睡  
覺了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了頭們想到我  
心裡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  
底纔見得此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  
在眼睛裡倒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  
坎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  
妹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我也和你  
是獨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一番心  
有冤無處訴說着不覺滴下淚來那時林黛玉耳內聽了

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  
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這般形像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  
如今不好了但只任憑着我什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  
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  
我幾句打我幾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  
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是就便死了也是個  
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脫還得你申明了  
緣故我纔得托生呢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  
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爲什麼我去了你  
不叫了頭開門寶玉詫異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這



紅樓夢  
樣立刻就死了。黛玉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來了。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了。頭們懶待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回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們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豈不大了？說着，抿着嘴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見了頭來，請吃飯，遂都往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黛玉，因問

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過這麼着。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寶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內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兒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疎散了風寒，還是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八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的有個金剛兩個字的寶玉拍手笑道：從來沒聽見有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說的滿屋裡人都笑了。寶釵抿嘴笑。



系林夢  
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太倒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搥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爲這個搥我王夫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寶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二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寶玉笑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別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四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胆諸如此類的

藥不算爲奇只在羣藥裡算那爲君的藥說起來唬人一跳前年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等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兩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着搖手兒說道我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寶丫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倒是真話呢倒說撒謊口裡說着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着嘴笑用手指頭在臉上畫着羞他鳳姐因在裡間房裡看着人放桌子聽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這倒是有的



前日薛大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做什麼他說配藥他還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裡知道這麼費事我問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不記得他又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妹妹等妹妹就沒散的花兒那頭上下來的也使得過後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沒法兒把兩支珠花現拆了給他還要一塊三尺長上用的大紅紗拿乳鉢乳了麵子呢鳳姐說一句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子裡呢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正經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在古墳裡的有那古

時富貴人家裝裹的頭面拿了來纔好如今那裡爲這個去創坟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聽了道阿彌陀佛不當家花拉的就是坟裡有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翻尸盜骨的作了藥也不靈寶玉因向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謊不成臉望着林黛玉說却拿眼睛瞟着寶釵林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謊他只問着我王夫人也道寶玉狠會欺負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原故寶姐姐先在家裡住着那薛大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況如今在裡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



纔在背後以爲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着，見賈母房裡的丫頭找寶玉、林黛玉去吃飯。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拉了那丫頭走。那丫頭道：「等著寶二爺一塊兒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不同僭們走。」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着太太吃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經吃你的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吃齋。」說着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己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因笑道：「你正經去罷，不吃陪着林妹妹走一輪。」他心裡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

賈母記掛着，二則也記掛着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麼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瞧林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裡胡鬧些什麼。寶玉吃了茶，便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只見鳳姐在門前站着，蹬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來個小廝們挪花盆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來，替我寫幾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了房裡，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各色上用紗一百疋，金頂圈四個。」寶玉道：「這算什麼？又不是帳，又不是



禮物怎麼個寫法鳳姐兒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己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起來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依不依你屋裡有個丫頭叫小紅的我要叫了來使喚明兒我再替你挑幾個可使得麼寶玉道我屋裡的人也多的狠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既這麼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說着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呢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回來罷說着便至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吃完飯了賈母因問他跟着你娘吃了什麼好的寶玉笑道也沒什麼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飯因

問林妹妹在那裡賈母道裡頭屋裡呢寶玉進來只見地下一個丫頭吹熨斗炕上兩個丫頭打粉線黛玉彎着腰拿剪子裁什麼呢寶玉走進來笑道哦這是做什麼呢纔吃了飯這麼控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個丫頭說道那塊紬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黛玉便把剪子一擱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聽了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回話寶釵也進來問林妹妹做什麼呢因見林黛玉裁剪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個笑話兒剛



纔爲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兄弟心裡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過會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抹骨牌去罷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爲抹骨牌纔來麼說着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倒是去罷這裡有老虎看吃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遲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了頭們這是誰教他裁的黛玉見問了頭們便說道憑他誰教我裁也不管二爺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寶玉聽了忙徹身出來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寶玉出來外面只見

焙茗說馮大爺家請寶玉聽了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就自己往書房裡來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了一個老婆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裡等出門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放你娘的屁倒好寶二爺如今在園裡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園裡你又跑了這裡來帶信兒焙茗聽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逕往東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毬焙茗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與焙茗回到書房裡寶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藥雙瑞壽兒四個小廝去了



一逕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裡久候了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們並唱小旦的蔣玉函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夜懸想今日一聞呼喚卽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弟兄倒多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有推托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卽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廝過來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軀已新樣

兒的曲子唱個我聽我吃了一罇如何雲兒聽說只得拿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想着你來又記掛着他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茶蘼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拿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

唱畢笑道你喝一罇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直一罇再唱好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個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函等都道有理有理寶玉拿起海來一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傷喜樂四字却要說出



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個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麼這還虧你天天吃酒呢難道連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那裡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得坐了聽寶玉說道女兒悲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粧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衆人聽了都說道好

薛蟠獨揚着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間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全不懂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捧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又該罰了于是拿琵琶聽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  
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  
睡不穩紗幮風雨黃昏後  
忘不了新愁與舊愁  
嗷不  
下玉粒金波噎滿喉  
照不盡菱花鏡裡形容瘦  
展不開的眉頭  
捱不明的更漏  
呀  
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  
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說無板寶玉飲了門杯便拈



起一片梨來。說道：雨打梨花深閉門，完了令下該馮紫英。說道：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才鑽古怪鬼靈精。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理，細打聽，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雞鳴茅店月，令完下該雲兒。雲兒便說道：女兒悲，想來終身倚靠誰。薛蟠笑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麼？衆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女

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叫你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嘴者，罰酒十杯。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裡。女兒樂，住了簫管弄絃索。說完便唱道：

豆蔻花開三月三，一個虫兒往裡鑽。鑽了半日鑽不進去，爬到花兒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

唱畢飲了門杯，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下該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



悲什麼快說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便說道女兒  
悲又咳嗽了兩聲方說道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衆  
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是一  
個女兒嫁了漢子要做忘八怎麼不傷心呢衆人笑的彎  
腰忙說道你說的是快說底下的罷薛蟠瞪了瞪眼又說  
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麼愁薛蟠道  
綉房鑽出個大馬猴衆人哈哈笑道該罰該罰先還可恕  
這句更不通說着便要斟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  
令官都准了你們鬧什麼衆人聽說方罷了雲兒笑道下  
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就沒

好的了聽我說罷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衆人聽了都  
吃異道這句何其太雅薛蟠道女兒樂一根氍毹往裡戳  
衆人聽了都回頭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  
一個蚊子哼哼衆人都怔了說道這是個什麼曲兒薛  
蟠道唱道兩個蒼蠅嗡嗡衆人都道罷罷罷薛蟠道愛  
聽不聽這是新鮮曲兒叫做哼哼韻兒你們要懶待聽連  
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罷倒別耽誤了別  
人家於是蔣玉函說道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女兒愁  
無錢去打桂花油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女兒樂夫唱  
婦隨真和合說畢唱道



紅樓夢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姣，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度青  
春年正小，配鴛鴦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聽譙樓鼓  
敲，剔銀燈同入鴛鴦幃。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見了  
一副對子，只記得這句，可巧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  
乾了酒，拿起一朵木樨來，念道：『花氣襲人知晝暖，眾人倒  
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不得了，不得該  
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你怎麼說起寶貝來？」蔣玉函  
忙說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來。」蔣玉函  
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你們

不信，只問他說畢，指着寶玉。寶玉沒好意思起來，說薛大  
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着拿起酒來一飲而  
盡。馮紫英與蔣玉函等猶問他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  
蔣玉函忙起身賠罪，眾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寶玉  
出席解手，蔣玉函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函又  
賠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  
着他的手，叫他閒了往我們那裡去，還有一句話問你，也  
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兒的，他如今名馳天下，可  
惜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  
說，不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



會便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畧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裡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了下來，遞與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

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吃，兩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麼？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麼。」薛蟠那裡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纔解開了。於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裡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裡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條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纔是心裡後悔，口裡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歎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



我的東西給那起混帳人也難爲你心裡沒個算計兒欲再說幾句又恐惱上他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方纔醒了只見寶玉笑道夜裡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裡呢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忙一頓就解下來說道我不稀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擲在個空箱子裡自己又換了一條繫著寶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了小紅去了他原要等你

來的我想什麼要緊我就做了主打發他去了寶玉道狠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打發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著衆位爺們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見的節禮也賞了說着命小了頭來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簞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別人的也都是這個襲人道老太太太多著一個香玉如意一個瑪瑙枕老爺太太姨太太的只多著一個香玉如意你的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



紅樓夢  
姑娘只單有扇子同數珠兒，別的都沒有。大奶奶、二奶奶，他兩個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兒、兩個錠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到不同我的一樣，到是寶姑娘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籤子，怎麼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裡的，我去拿了來了。」老太太說了，明兒叫你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輪說著，便叫了紫鵲來拿了這個，到你們姑娘那裡去，就說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鵲答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來，說：「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着罷。」寶玉聽

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裡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個草木之人罷了。」寶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裡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裡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



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起個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起誓，我狠知道你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這樣的。」林黛玉道：「昨兒寶丫頭不替你圓謊，爲什麼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麼樣了。」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着不見，低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裡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也在這裡呢。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會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給爲婚姻等話，所以總遠着寶玉。昨日見元

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寶玉一樣，心裡越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一個林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記掛着林黛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寶玉笑道：「寶姐姐，我瞧瞧你的那香串子，可巧寶釵左腕上籠着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來。寶玉在傍邊看着雪白的臂膊，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若長在林姑娘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我沒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着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呆了。」寶



釵褪下串子來遞與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呆了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丟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林黛玉登着門檻上嘴裡咬着手帕子笑呢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麼又站在那風口裡林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房裡的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瞧原來是個鶻雁寶釵道鶻雁在那裡呢我也瞧瞧林黛玉道我纔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裡說着將手裡帕子一甩向寶玉臉上甩來寶玉不知正打在眼上噙啣了一聲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黛玉之哭只哭得自己寶玉之慟直慟到一家深淺不同是兩人分別處關鍵

寫黛玉之不睬寶玉越顯其鍾情寶玉文筆反襯得足則一筆兜轉正面已透

黛玉處處不放寶釵寶釵處處留心黛玉二人一般心事兩樣做人

寶釵冷香丸是自己細說黛玉丸方是寶玉謊說遙遙關照

寶玉說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却被黛玉聽見借端譏諷可見黛玉先走並未徑走原有心等寶玉同



行作者於後文描出前情既省筆墨更爲得神

順手敘出鳳姐耍小紅前後血脉貫通

酒令各曲俱有情關照惟薛燻所說所唱村俗可笑  
曲亦並未唱完酒底亦不說描盡猷霸王粗蠢文筆  
亦變換不板

蔣玉兩於酒令中無意說出襲人二字松花汗巾玉  
函先已束裹間大紅汗巾夜間寶玉又繫襲人腰裡  
姻緣固有前定伏筆揜思甚巧

元妃節禮寶玉與寶釵一樣不但賈母屬意寶釵卽  
元妃亦同有此心

寶玉見寶釵肌容發斂呆看是鍾情亦是意淫  
黛玉咬帕暗笑想見已在門檻上偷看多時



紅樓夢卷二十八終

紅樓夢卷二十九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黛玉將手帕子用了來，正碰在眼睛上，倒唬了一跳，問是誰。林黛玉搖着頭兒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寶姐姐要看戲，雁我比給他，看不得，失了手，寶玉揉着眼睛，待要說什麼，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約着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笑道：「罷罷，怪熱的，什麼沒看過的戲，我不去的。」鳳姐道：「他們那裡涼快，兩邊又有樓，偕們



要我去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趕出去把樓上打掃了掛起簾子來一個閒人不許放進廟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太了你們不去我自家去這些日子也悶的狠了家裡唱動戲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賈母聽說就笑道既這麼着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更是好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在正面樓上你在傍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可好不好鳳姐笑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向寶釵道你也去連你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裡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應着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

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姊妹去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聽賈母如此說笑道還是這麼高興打發人去到園裡告訴有要逛去的只管初一跟老太太逛去這個話一傳開了別人都還可已只是那些了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聽了這話誰不要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他也百般的攛掇了去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賈母越發心中喜歡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輛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凡執事人等聞得是貴妃做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况是



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李氏鳳姐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然後賈母的丫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頭紫鵲雪雁春纖寶釵的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繡橘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香菱香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兒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金釧彩雲也跟了鳳姐兒來奶子抱着大姐兒另

在一車上還有兩個丫頭一共又連上各房的老嫗嫗奶娘並跟出門的家人媳婦子黑壓壓的站了一街的車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尙未坐完這個說我不同你在一處那個說你壓了我們奶奶的包袱那邊車上又說招了我的花兒這邊又說碰了我的扇子咕咕呱呱說笑不絕周瑞家的走來過去的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看人笑話說了兩遍方見好了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門口寶玉騎着馬在賈母轎前街上人都站在兩邊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响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傍迎接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內見



了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塑聖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弟上來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趕不上賈母自己下了轎忙要上來挽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剪筒照管剪各處蠟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裡鳳姐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筋斗罵道小野雜種往那裡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來往外還要跑正值寶釵等下車衆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個小道士滾了出來都喝聲叫拿拿打打賈母聽了忙問是怎麼了賈珍忙出來問鳳姐上去挽住賈母就回說一個小道士兒剪燭

花的沒躲出去這會子混鑽呢賈母聽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來別唬着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慣了的那裡見過這個勢派倘或唬着他到怪可憐見的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說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來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一手拿着蠟剪跪在地下亂顫賈母命賈珍拉起來叫他不要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總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可憐見的又向賈珍道珍阿哥帶他去罷給他些錢買菓子吃叫人別難爲了他賈珍答應領他去了這裡賈母帶着衆人一層一層的瞻拜觀玩外面小廝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一個小道士



出來叫人來帶去給他幾百錢不要難爲了他家人聽說忙上來領了下去賈珍站在臺磯上因問管家在那裡底下站的小廝們見問都一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了來到賈珍跟前賈珍道雖說這裡地方大今兒偕們人多你使的人你就帶了在這院裡罷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裡去把小么兒們多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的角門上伺候着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兒姑娘奶奶們都出來一個閒人也不許到這裡來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幾個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麼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裡跑了

出來賈珍道你瞧瞧他我這裡也沒熱他倒乘涼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廝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便有個小廝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珍還眼向着他那小廝便問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麼先乘涼去了賈蓉垂着手一聲不敢說那賈芸賈萍賈芹等聽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亦且連賈璉賈璠賈瓊等也都忙了一個一個從牆根下慢慢的溜下來賈珍又向賈蓉道你站着做什麼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裡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們都來了叫他們快來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連聲的要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做什麼的



這會子尋趁我一面又罵小子，綑着手呢。麼馬也拉不來，要打發小廝去。又恐怕後來對出來說不得，親自走一騎馬去了。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來，只見張道士站在傍邊陪笑說道：「論理我不比別人，應該裡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眾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裡？」我只在這裡伺候罷了。」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曾經先皇御口親呼爲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爲終了真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爲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個府裡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

此說便笑道：「俗們自己，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揪了你的呢。」還不跟我進來。那張道士呵呵大笑，跟着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跟前，控身陪笑說道：「張爺爺進來請安。」賈母聽了，忙道：「挽他來。」賈珍忙去挽了過來。那張道士先呵呵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甯，眾位奶奶小姐納福一向沒到府裡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托老太太的萬福，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倒罷了。」只記挂着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我這裡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狠，干淨我說請哥兒來逛逛，怎麼說不



在家賈母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玉解手去了纔來忙忙上前問張爺爺好張道士忙抱住問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裡頭弱又搭著他老子逼著他念書生生的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做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麼老爺還抱怨說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依小道看來也就罷了又嘆道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麼就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說着兩眼流下淚來賈母聽了也由不得滿臉淚痕說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也沒一個像他爺爺的

就只這玉兒像他爺爺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爺們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赶上大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又呵呵大笑道前日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倒也好個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個小姐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倒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太示下纔敢向人去張口呢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命裡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如今也隨聽着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的上就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



給他幾兩銀子，只是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爺爺我們丫頭的寄名符兒，你也不換去。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鵝黃緞子去，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上過不去。」張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見奶奶在這裡，也沒道謝寄名符，早已有了。前日原想送去，的不指望娘娘來做好事，也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着，待我取來說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時拿了一個茶盤，搭着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來。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兒笑道：「你就手裡拿出來罷了。」又用個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

裡不干不淨的，怎麼用盤子潔淨些？」鳳姐兒笑道：「你只顧拿出盤子到唬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爲送符，倒像是和我們化佈施來了。」衆人聽說，悶然一笑。連賈珍也掌不住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下割舌地獄？」鳳姐兒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鴨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却不爲化佈施，倒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來，托出去給那些遠來的道友，並徒弟、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麼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麼？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來，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歲



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朗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難聞況是個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中了腌臢氣味倒值多了賈母聽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內那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着捧了出去這裡賈母與衆人各處遊玩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來剛說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笑道衆人托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實在稀罕都沒什麼敬賀這是他們各人傳道的法器都愿意爲敬賀之禮哥兒便不稀罕只留著頑耍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內看時只見也有金璜也有玉玦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

安皆是珠穿寶嵌玉琢金鏤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是那裡來的何必這樣這斷不能收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太若不留下豈不叫他們看著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接下了寶玉笑道老太太張爺爺既這麼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無用不如叫小子捧了這個跟著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話說的是張道士又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稀罕到底也是幾件器皿若給了乞丐一則與他們也無益二則反倒遭塌了這些東西要捨給窮人何不就散



錢于他們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施捨罷說畢  
張道士方纔退出這裡賈母與衆人上了樓在正面樓上  
歸坐鳳姐等上了東樓衆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珍  
一時回來道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  
是什麼故事賈珍道漢高祖斬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  
是滿床笏賈母道這倒是第二本也還罷了神佛要這樣  
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  
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了下來至外邊預備著申表焚錢  
糧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在樓上坐在賈母傍邊因叫  
個小丫頭子捧著方纔那一盤子賀物將自己的玉帶上

用手番弄尋撥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  
個赤金點翠的麒麟便伸手拿起來笑道這件東西好像  
是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著一個的寶釵笑道史大妹  
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賈母道原來是雲兒有這個寶玉  
道他這麼往我們家去住著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寶姐  
姐有心不管什麼他都記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  
頭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寶釵聽  
說便回頭粧沒聽見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己  
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裡一面心裡又想到怕人  
看見他聽是史湘雲有了他就留著這件因此手裡揣著



却拿眼睛瞟人，只見衆人倒都不理論，惟有林黛玉瞅著他點頭兒，似有讚嘆之意。寶玉不覺心裡沒意思起來，又掬出來，向着黛玉，越笑道：「這個東西倒好頑，我替你留著。」到家穿上你帶的，黛玉將頭一扭道：「我不稀罕。」寶玉笑道：「你既不稀罕，我少不得就拿着。」說着，又揣了起了。剛要再說，只見賈珍之妻尤氏和賈蓉新近續娶的媳婦婆媳兩個，來了。見過賈母，賈母道：「你們又來做什麼？我不過沒事來逛逛。」一句話說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了。」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裡打醮，連忙預備猪羊香燭茶食之類的東西送禮。鳳姐聽了，忙趕過正樓來，拍手笑道：

「噯，噯！我却不妨這個。只說偕們娘兒們來閒逛逛，人家只當偕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禮，都是老太太開的。這又不曾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管家兩個婆子上樓來了。馮家兩個未去，接着趙侍郎家也有禮來了。于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府打醮，女眷都在廟裡，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與都來送禮。賈母總後悔起來，說：「又不是什麼正經齋事，我們不過閒逛逛，沒的驚動人。」因此雖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得去，鳳姐又說：「打牆也是動土，已經驚動了人。」今兒樂得還去逛逛。賈母因昨日見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



在回家來生氣，噴著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聲說從今已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並不知爲什麼原故。二則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兒不去，自己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見林黛玉病了，心裡放不下飯，也懶得吃，不時來問黛玉。玉又怕他有好歹，因說道：「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裡做什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事，心中不大受用，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心裡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還可，你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更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黛玉說了這話，」

倒又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說道：「我白認得了你，罷了罷了。」林黛玉聽說，便冷笑了兩聲，道：「白認得了我，那裡像人家有什麼配得上呢？」寶玉聽了，便向前來，直問到臉上：「你這麼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寶玉又道：「昨兒還爲這個賭了幾回咒，今兒見你到底又重我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又有什麼益處？」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日的話來，今日原自己說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戰戰兢兢的說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來？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攔了你的姻緣，你心裡生氣來，拿我煞性子，原」



來那寶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流痴病况從幼時和黛玉耳鬢斯磨心情相對及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爭卽如此刻寶玉的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裡眼裡只有你你不能爲我解煩

惱反來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裡一時一刻皆有你我心裡竟沒我了寶玉是這個意思只口裡說不出來那林黛玉心裡想着你心裡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無聞的方見得是待我重無毫髮私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裡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却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那寶玉心中又想著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那纏



是你和我近不和我遠林黛玉心裡又想著你只管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爲我把自已失了殊不知你失我也失可見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遠你了如此看來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疎遠之意此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難以備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己意心裡乾噎口裡說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頸上摘下通靈玉來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麼撈什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不動寶玉見不破便回身找東西來砸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摔砸那

啞吧東西有砸他的不如來砸我二人鬧著紫鵲雪雁等忙解勸後來見寶玉下死砸玉忙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襲人忙趕了來纔奪了下來寶玉冷笑道我是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麼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眼睛都變了從來沒氣得這樣便拉著他的手笑道你合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砸壞了叫他心裡臉上怎麼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著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裡一煩惱方纔吃的香薷飲解暑湯便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吐了出來紫鵲忙上來用手帕子



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塊手帕子吐濕雪雁忙上來搥紫鵲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著纔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和寶二爺拌嘴又吐了出來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麼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不如一紫鵲又見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行氣蕩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己後悔方纔不該同他較証這會子他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裡想著也由不得滴下淚來了襲人見他兩個哭由不得守著寶玉也心酸起來又摸著寶玉的手冰冷待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又恐寶玉有什麼委屈悶在

心裡二則又恐薄了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丟開手了因此也流下淚來紫鵲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搗著見三個人人都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也由不得傷起心來也拿手帕子拭淚四個人人都無言對泣一時襲人勉強笑向寶玉道你不看別的你看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林姑娘拌嘴黛玉聽了也不顧病趕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要剪襲人紫鵲剛要奪已經剪了幾段黛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來這是我總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林黛玉道你只管剪我橫



監不帶他也沒什麼只顧裡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黛玉大哭大吐寶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倘或連累了他們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干連了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做一件正經事來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麼大禍便一齊進園來瞧他兄妹急的襲人抱怨紫鵲爲什麼驚動了老太太太紫鵲又只當是襲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寶玉也無言林黛玉也無話問起來又沒爲什麼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鵲兩個人身上說爲什麼你們不小心伏侍這會子鬧起來都不管了因此將二人連罵帶

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話只得聽著還是賈母帶出寶玉去了方纔平服過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裡擺酒唱戲賈府諸人都去了寶玉因得罪了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彩的那裡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林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溽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裡想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爲昨兒氣著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兒干不該萬不該剪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了他纏帶因而心中計分後悔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了氣只說趁今兒那邊去



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  
抱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世裡孽障偏生遇見這麼兩個  
不省事的小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說的  
不是冤家不聚頭幾時我閉了眼斷了這口氣憑這兩個  
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又不噤這  
口氣自己抱怨著也哭了這話傳入寶林二人耳內他二  
人竟從未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如今忽  
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的一般都低頭細嚼這句話的  
滋味都不覺潸然泣下雖不會會面然一個在瀟湘館臨  
風灑淚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却不是人居兩地情發

一心麼襲人因勸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  
家裡小廝們和他的姊妹吵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聽見  
了還罵小廝們蠢不能體貼女孩兒們的心腸今兒你也  
這麼著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兩個再這麼仇人似的  
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  
個氣陪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麼也好那麼也好  
寶玉聽了不知依與不依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評曰

清虛觀打醮極力鋪張熱鬧反照異日淒涼

寫鳳姐打道士賈母安慰小道士恃勢厚道兩相對



照

寫張道士說話舉動的是一個有體面的老道又是榮國公之替身最妙處是說寶玉形容舉動同國公一樣流下淚來一段此老道才能却有不可及處張道士用盤送符請寶玉通靈玉給衆道看中間夾寫鳳姐戲言不但前後靈活且卽借伏鳳姐短命神前拈戲第一本白蛇記漢高祖斬蛇起事是初封國公已往之事第二本滿床笏是現在情形第三本南柯夢是後來結局所以賈母默然止演第二本寶釵金鎖已惹黛玉妬心偏又弄出金麒麟及張道

說親黛玉安得不更妒真是多心人偏遇刺心事

黛玉說寶釵專留心人帶的東西有意尖刻寶釵粧沒聽見亦非無意只是渾含不露

寶玉砸玉黛玉吐藥寶黛等四人無言對泣描寫吵鬧情形既真切又有孩子氣

玉可砸則穗亦當剪寶黛姻緣中斷已兆于此

紅樓夢卷二十九終



紅樓夢卷三十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蔷痴及局外

話說林黛玉自與寶玉口角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鵲度其意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那寶玉脾氣難道借們也不知道的為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你倒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鵲笑道好好的為什麼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寶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



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總這麼樣。林黛玉欲答話，只聽院外叫門，紫鵲聽了一聽，笑道：「這是寶玉的聲音，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黛玉聽了，說不許開門。紫鵲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麼熱天，毒日頭地下晒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裡說著，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寶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著說道：「我只當寶二爺再不上我們的門了，誰知道這會子又來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好好的爲什麼不來？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妹妹可大了，紫鵲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裡氣還不大好。」寶玉笑道：「我曉得有什麼氣，一面說着，一面進來，只見林黛玉又

在床上哭。那黛玉本不會哭，聽見寶玉來，由不得傷心了，止不住滾下淚來。寶玉笑着走近床來，道：「妹妹身上可大了，好了。」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寶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叫，傍人看見，倒像是借們又呌了嘴的似的。若等他們來勸借們，那時節豈不借們倒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你要打要罵，憑着你怎么樣，千萬別不理我。說着，又把妹妹叫了幾十聲。黛玉心理原是再不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別叫人知道，借們呌了嘴，就生分了。是的，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別人原親近，因又拿不住，便哭道：「你也不用來哄我。」



從今已後我也不敢親近二爺權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裡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寶玉笑道我跟你去黛玉道我死了呢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一聞此言登時把臉放下來問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麼你家倒有幾個親姐姐親妹妹呢明日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去做和尚明日我到把這話告訴去評評寶玉自知這話說的造次了後悔不來登時臉上紅漲低了頭不敢則一聲幸而屋裡沒人黛玉兩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氣的咬了一聲說不出話來見寶玉逼得臉上紫漲便咬著牙用指頭狠命的在他額上戳了一下哼了一聲咬着牙

說道你這剛說了兩個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手帕子來擦眼淚寶玉心裡原有無限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黛玉戳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來自嘆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覺滾下淚來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帶來使用衫袖去擦黛玉雖然哭著却一眼看見了他穿著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己拭着淚一面回身將枕上搭的一方綃帕拿起來向寶玉懷裡一摔一語不發仍掩面而泣寶玉見他摔了帕子來忙接住拭了淚又挨近了些伸手挽了黛玉一隻手笑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还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



玉將手擗道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還這  
麼涎皮賴臉的連個理也不知道一句話沒說完只聽嚷  
道好了寶黛兩個不防都唬了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  
兒跑了進來笑道老太太在那裡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  
來瞧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  
己就好了老太太罵我說我懶我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  
也沒見你們兩個有些什麼可哂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  
越成了孩子了有這會子拉着手哭的昨兒爲什麼又成  
了烏眼雞呢還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  
些心說着拉了黛玉就走黛玉回頭叫了頭們一個也沒

有鳳姐道又叫他們做什麼有我伏侍呢一面說一面拉  
了就走寶玉在後面跟着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  
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  
一定叫我去說和我及至到那裡要說和誰知兩個人倒  
在一處對賠不是對笑對說呢倒像黃鷹抓住鷄子的腳  
兩個都扣了環了那裡還要人去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  
此時寶釵正在這裡那林黛玉只一言不發挨着賈母坐  
下寶玉沒甚說的便向寶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的  
又不好了沒別的禮送連個頭也不去磕大哥哥不知我  
病倒像我懶推故不去呢倘或明兒閑了姐姐替我分辯



分辯寶釵笑道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弟兄們終日一處要存這個心倒生分了寶玉又笑道姐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麼不看戲去寶釵道我怕熱看了兩齣熱得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來了寶玉聽說自己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趣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貴妃原也體胖怯熱寶釵聽說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怎樣回思了一回臉紅起來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倒像楊貴妃只是沒一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楊國忠的二人正說着可巧小丫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必

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罷寶釵指他道你要仔細我和誰頑過你來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說的靚兒跑了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著許多人更比纔在林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別人搭趣去了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著實得意纔要搭言也趁勢取個笑不想靚兒因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說道寶姐姐你聽了兩齣什麼戲寶釵因見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聽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願忽又見問他這話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不是寶玉便



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樣連這一齣戲的名兒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麼一串，這叫個負荆請罪。寶釵笑道：「原來這叫負荆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荆請罪。我不知什麼是負荆請罪，一句話未說完，寶玉、黛玉二人心裡有病，聽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這些上雖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也。笑問道：「這麼大熱天，誰還吃生薑呢？」衆人不解其意，便說道：「沒有吃生薑的。」鳳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詫異道：「既沒人吃生薑，怎麼這樣辣辣的？」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意思了。寶釵再欲說話，見寶玉十分羞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

笑收住。別人總未解得他四個人的言語，因此付之一笑。一時寶釵、鳳姐去了，黛玉笑向寶玉道：「你也試著比我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拙口夯的，由着人說呢？」寶玉正因寶釵多心，自己沒趣，又見黛玉來問着他，越發沒好氣起來。欲待要說兩句，又恐黛玉多心，說不得，忍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誰知日今盛暑之際，又當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寶玉背着手，到一處一處，鴉雀無聲。從賈母這裡出來，往西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著，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來。到



王夫人上房內只見幾個丫頭手裡拿着針線却打盹兒。王夫人在裡間涼榻上睡著，金釧兒坐在傍邊搥腿也。也斜著眼亂恍，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摘，金釧兒睜眼見是寶玉，寶玉便悄悄的笑道：「就困的這麼著，金釧兒抿嘴一笑，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了他，就有些戀戀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著眼，便自己向身邊荷包裡帶的香雪潤津丹，掏了一丸出來，便向金釧兒口裡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寶玉上來，便拉著手悄悄的笑道：「我和太太討你借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寶玉又道：「不然等太太醒來，我就討金。」

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麼？金簪兒掉在井裡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俗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告訴了你個巧方兒，你往東小院子裡拿環哥兒，同彩雲去。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去罷，我只守著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一個嘴巴子，指著罵道：「下作小娼婦，好好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寶玉見王夫人起來，早一溜烟去了。這裡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聲不敢言語。登時衆丫頭們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上來，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聽見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要罵，只管發落，別叫我。」



紅樓夢  
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來年這會子攆出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從來不會打過了頭們一下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來領了下去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自己沒趣忙進大觀園來只見赤日當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架只聽見有人哽噎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架下那邊有人此時正是五月那薔薇花葉茂盛之際寶玉悄悄

的隔著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裏拿著根縮頭的簪子在地下掘土一面悄悄的流淚呢寶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痴了頭又像顰兒來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不爲新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著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兒倒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內一個却辨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腳色來寶玉忙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會造次上兩回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寶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



紅樓夢  
了一面想一面又恨認不得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只見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嬈嬈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態寶玉早又不忍棄他而去只管痴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畫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用眼隨著簪子的起落一直到底一畫一点一勾的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裡用指頭按著地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寫成一想原來就是個薔薇花的薔字寶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做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恐忘在地下畫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一

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裡畫呢畫來畫去還是個薔字再看還是個薔字裡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畫完一個薔又畫一個薔已經畫了有幾十個外面的不覺也看痴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着簪子動心裡卻想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麼話說不出的大心事這麼個形景外面他既是這個形景心裡不知怎麼熬煎呢看他的模樣兒這般單薄心裡那裡還攔得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以致雨忽一陣涼風過了颯颯的落下一陣雨來寶玉看那女子頭上滴下水來了紗衣裳登時濕了寶玉想道這是下雨了他這個身子如



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聽說，倒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叫他不要寫。下大雨了，一則寶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隱住，剛露着半邊臉。那女孩子只當是個丫頭，再不想是寶玉，因笑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一句話提醒了寶玉？」噯，啲了一聲，纔覺得渾身冰涼，低頭看看自己，身上也都濕了，說不好，只得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裡却還記着那女孩子沒處避雨，原來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都放了學，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

生寶官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笑，被雨阻住，大家把溝堵了，水積在院內，把些綠頭鴨、花灘、鷓鴣、鴛鴦捉的捉，趕的趕，縫了翅膀，放在院內頑耍。將院門關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嘻笑。寶玉見關着門，便用手扣門，裡面諸人只顧笑。那裡聽見，叫了半日，拍得門上响，裡面方聽見了，料着寶玉這會子再不回來的，襲人笑道：「誰這會子叫門，沒人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寶姑娘的聲音。」晴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做什麼來？襲人道：「讓

我隔着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別叫他淋着回去。」說着便順着遊廊到門前在外一瞧，只見寶玉淋得雨打雞一般。



襲人見了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忙開了門笑的彎腰拍手道那裡知道是爺回來了你怎麼大雨裡跑了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裡要把開門的踢幾脚方開了門並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們便抬腿踢在肋上襲人噯啣了一聲寶玉還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担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着我取笑兒了口裡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笑道噯啣是你來了踢在那裡了襲人從來不會受過一句大話的今忽見了寶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著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麼樣料著寶玉未必是

安心踢他少不得忍著說道沒有踢著還不換衣裳去寶玉一面進房來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麼大今日是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偏生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也不論事大事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日順了手也打起別人來寶玉道我總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呢素日開門關門的都是那起小丫頭們的事他們是慫皮慣了的早已恨得人牙癢癢他們也沒個怕懼你原打諒是他們踢一下子唬唬也好剛纔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著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



覺肋上疼得心裡發惱，晚飯也不會吃。至晚間洗澡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啜啜之聲。從睡中哼出寶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不安穩。忽夜間聞得啜啜，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來，悄悄的秉燈來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吐出一口痰來。啜啜一聲，睜眼見了寶玉，倒唬了一跳，道：「做什麼？」寶玉道：「你夢裡啜啜，必定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臊子裡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罷。寶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

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評曰

寶玉向黛玉說你死了我做和尚，是以讖語作伏筆。

黛玉一面哭一面又將手帕摔給寶玉，拭淚描畫，妒

愈深而情更深。

寶釵怒而能忍，借靚兒尋扇發話，又借戲文譏誚寶

黛，其涵養靈巧固高于黛玉，而其尖利處亦復不讓

金釧，說金簪落在井裡，亦是以讖語作伏筆。

寶釵借了頭尋扇，譏誚寶黛，引出後文撕扇等事。

文伶齡官于薔薇架邊畫薔字，真是觀物懷人，又爲



三十六回伏筆

寶玉淋雨襲人被踢俱是意外事引出後文金釧投井寶玉受責等意外事來

襲人一口鮮血引起後文寶玉徧身是血

襲人忍痛不怨真是可人



